

# 张恩利：在彩绘地球中创造的方寸“新世界”

原创 TANC iWeekly周末画报 1月6日



对艺术家张恩利而言，空间与绘画已成为并行的媒介，是对绘画所尝试的延展。无论是他的“空间绘画”和“工作室”等具象空间，还是近年来的地球仪彩绘装置，都呈现出他对东西方文明、地理、时空等概念的思考。他的迷彩球在今年走进了罗马的博尔盖塞美术馆，同时也是《周末画报》2019/2020年刊的封面之作。为本年度年刊“创造一个新世界”的主题特别创作，张恩利在方寸地球仪上描绘着他心中的“新世界”。



张恩利自2014年开始创作的“迷彩球”系列，2019年走进了罗马的博尔盖塞美术馆（Galleria Borghese）。在受美术馆邀请举办的“鸟笼，临时的房子”（Bird Cage, A Temporary Shelter）展览中，他用两组地球仪与20个希腊雕塑的并置形成对照，低调提醒观者当代叙事的开展。







张恩利“鸟笼”展览现场，2019年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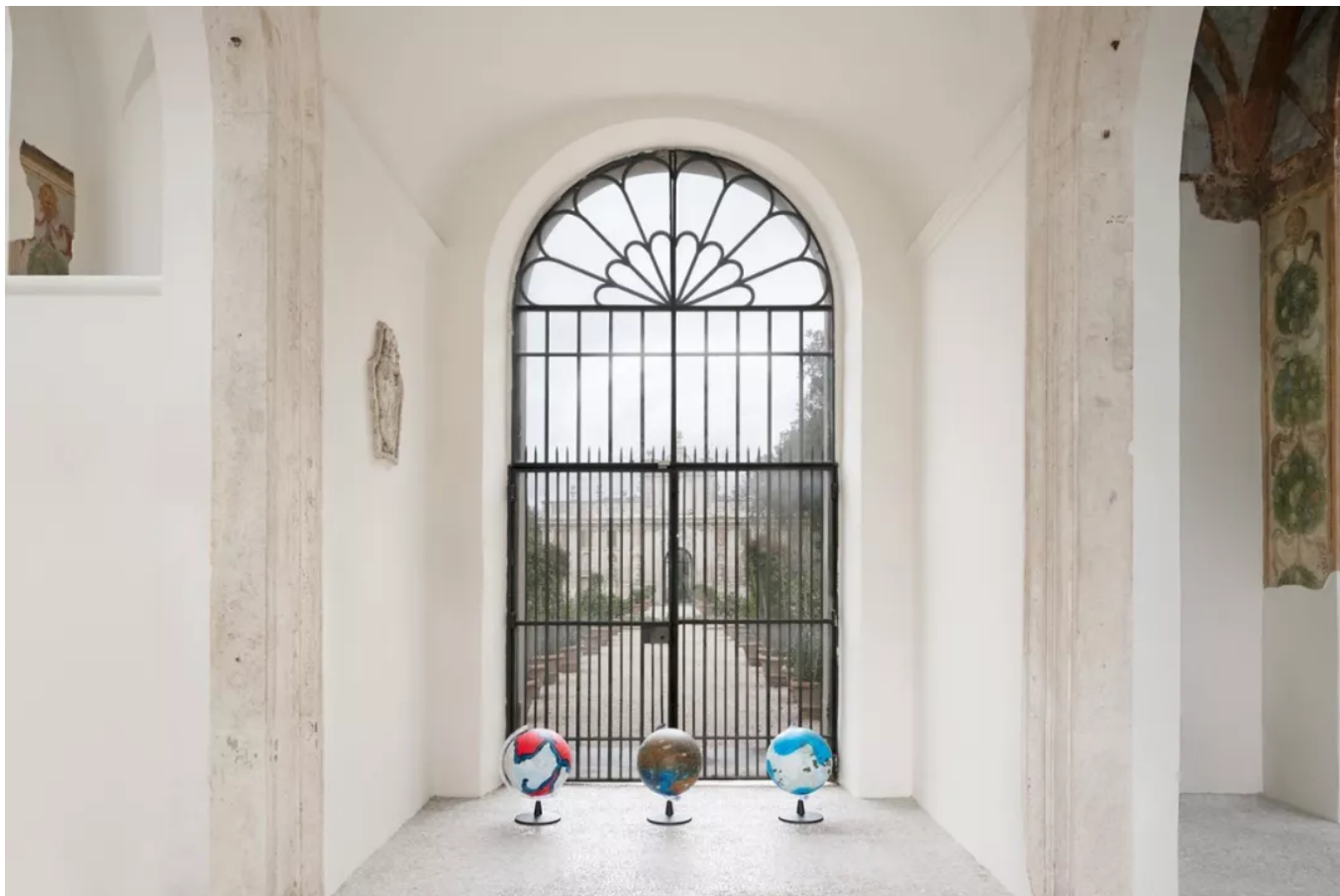
**“地球仪是現代人对‘形状’的一种理解，它本身象征一个传递知识的载体，但另外一方面，它又像一个摆设，我把两者混合在一起，它完全被装饰成色彩、图案，模糊了人们对物的认知，是雕塑还是地球仪还是摆设？实际上是对艺术的界定边缘化。”张恩利如此阐释。**



张恩利为《周末画报》2019/2020年刊特别创作的“迷彩球”作品



在博尔盖塞美术馆内外的过渡空间，张恩利放置涂鸦的地球仪成为空间转换的示意。地球仪既有雕塑的质感，也具有陌生的存在感，涂鸦后的地球仪更是模糊了它的意义。因此他在鸟笼和花园中创造的作品：临时建筑，塔楼和隐喻几何元素以一种谦虚的态度融入其中，同时彰显博尔盖塞美术馆的炼金术和它令人难以置信的独特性。



张恩利“鸟笼”展览现场，2019年

在张恩利看来，地球仪代表着世界，背后的线索是时间。“今天的世界是在45亿年中形成的，它的格局每天都在变化。人希望用一种简单的、固定的表达方式，让所有人都明白其中的意思，所以我们创造出‘新世界’的概念。而作为人类，我们在一生中能感受到的地球的改变其实很小。”张恩利解释道，“地球是一个非常大的概念，但地球又很小，正是这种矛盾让我感兴趣。”



艺术家张恩利

### 在“庇护所”中，东西方传统展开对话

本次展览受美术馆馆长安娜·科利瓦（Anna Coliva）主持的“当代计划”（Committenze contemporary）项目委托，由杰拉尔迪内·列阿尔迪（Geraldine Leardi）和乐大豆（Davide Quadrio）合作策展，展出的四组作品分布于美术馆的“大鸟舍”以及临近的“特拉蒙塔纳神秘花园”之中。





张恩利 “鸟笼” 展览现场，2019年

对古代艺术的挚爱，促使美术馆前身的别墅主人西皮翁·博尔盖塞（Scipione Borghese）（卡拉瓦乔和贝尼尼的赞助人）向当代艺术家订购作品，从而开创出罗马的巴洛克风格。鸟笼（Uccelliera）作为别墅的一部分成为张恩利灵感的来源——它一度是稀有珍贵的鸟类“庇护所”，由17世纪建筑师吉罗拉莫·拉伊纳尔迪（Girolamo Rainaldi）建造而成，他创造性地将传统封闭的穹顶开放，用网状金属建构透明的巴洛克弯曲屋顶，使阳光和空气渗透进空间，似乎召唤着自由的幻觉。早在两年前，张恩利就到访仔细考察这栋建筑与艺术的关系，在这处“浓缩艺术精华的空间”，他在美术馆之外寻找到“清醒和简约”，他选择一种隐含的线索，避免侵入内部的空间，在过渡空间创造“边界性”的作品。





张恩利 “鸟笼” 展览现场，2019年



张恩利选择日常纸盒在对称的内部空间搭建两个象征性塔楼，层层递进深入鸟笼顶部，直达天空，形成嵌套的双层建筑。外层纯粹西方、内层来源于中国的塔楼在视觉上产生一种差异，他不希望通过文字和符号表达这种差异性，而是靠隐性的形状对比产生文化上的比较关系。塔楼的“表皮”精确界定着空间细微光线与温度差异，抽象的反射建筑物内的装饰壁画。盒子封口的黄色胶带自然地平衡着环境中的色彩差别，强化塔楼的垂直秩序与时间的塑形。“这座巴洛克的建筑本身有很强的装饰性，就像一个雕塑。我借鉴了其中壁画的颜色和图像，以让我的作品天然地处在其中。”艺术家解释道。



张恩利“鸟笼”展览现场，2019年

在鸟笼与建筑之间的特拉蒙塔纳神秘花园，张恩利放置了一个低矮狭小的盒子，为整体装置带来俏皮的基调，例如其表皮被薄涂成花园的繁茂形态，似乎对春天复苏的想象，盒子内部吸引人们探索，已画了不少涂鸦。张恩利说这是一处按照孩子视角设计的“庇护所”，来源于他童年的记忆。相比孩子们在这个塑料搭建的空间里窥视这个世界的“游戏性”，游览中的观者并不难对美术馆内永久性的“神龛”中的大理石艺术品产生某种联想，同时暗示了“庇护”的某种脆弱性和临时性，对话因此微妙的展开。





张恩利“鸟笼”展览现场，2019年

在张恩利的作品中，既可以看出古代中国的壁画形式的影响，同时也有西方文化的痕迹。“无论是中国美术的传统还是西方美术的传统，其中都有很宝贵的地方。绘画本身的传统非常强大，很难割舍。但是



你不能抓住不放，而要发展出自己独特的阐释。每个艺术家都在探索自己的一种渠道，这不是别人走过的，也不是传统的，也不是中国历史或者西方历史中可以找到的。”张恩利自己的渠道也许正是与两种传统的对话，“历史上最好的艺术家们大多不会采取对抗性的表述，更多的是关注人类进程的变化，起到推动作用。这种推动并不是口号式的，也不一定与当下有必然联系，更多的时候是与观念相关、描述未来的某种东西。”

### 从“工作室”中观察世界，并与之对话

2018年，张恩利参与了由K11艺术基金会（KAF）和英国伦敦皇家艺术研究院（RA）合作推出的“艺术家驻留交换项目”，在为期一个月的驻留内创造了一件房间大小的绘画装置作品《工作室》，复制了艺术家90年代在上海的一处狭小工作室。空间在这里不仅是被动的绘画载体，更成为了沉浸式的抽象装置。



张

恩利，《工作室》，油彩、亚麻布、多层板，2018年

人们常常将张恩利其后转向静物、转向空间的变化视为一种断裂。但《工作室》更具体地展现了艺术家当时的状态，并表明那一阶段的沉淀仍在为今天提供营养。“工作室是一个人观察世界的一个局部。所以我早年也会收集一些东西，比如电线，把它拿到工作室来，就这样放着，形成一种认识。认识事物的方式有很多种，我喜欢通过自己熟悉的空间去体悟外界，并不一定要走遍世界。在90年代初，中国没有多少艺术机构，就是以美术馆为主，所以工作室变得非常重要。工作室代表着工作方式，它比较完整地展示了我当时的生活状态。”



张恩利，《工作室》，chi K11美术馆展览现场，2019年

这件装置于今年在K11 举办的与英国艺术家奥斯卡·穆里略（Oscar Murillo）的双个展中展出。这场展览复刻了两位艺术家各自曾经的创作空间，打破了美术馆白盒子式的展览呈现，试图建立一场关于空间的对话。在展览中，张恩利向观众展示自己曾经如何观察世界，并邀请观众进入其中，留下新的痕迹。

在张恩利看来，“我们这一代的中国艺术家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，所接受的教育和信息都以二维的绘画为主，而穆里略则是新生代的，他们从接受教育阶段就不受这种限制。”对于这次由K11 艺术基金会举办的双个展，张恩利认为：“这个展览更像是一个项目，而不是常规的展览，能形成一种对话关系，它是更鲜活的。”

撰文：林林、何佩莲

编辑：《艺术新闻/中文版》编辑部

内容节选自《周末画报》2019/2020年年刊《创造一个新世界》

\*若无特别标注，本文图片由



博尔盖塞美术馆、chi K11美术馆和张恩利工作室提供

👉 点击下方，即可订阅《周末画报》



看《周末画报》，与众不同



轻触下载iWeekly APP



长按关注iWeekly

C O M M E N T & L I K E

